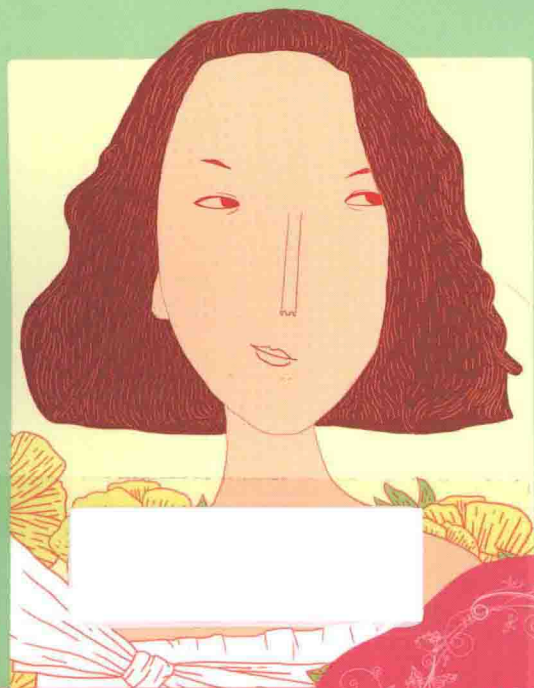


就算没有男朋友

某小丫 著



电视剧《新闺蜜时代》原著小说倾情巨献

张歆艺/蒋欣/童瑶
高群书/慕容雪村等
联袂力荐

一场生活de妖冶物语



也許這就是
最好de年華
在最好的時間和對的人
做著最dan的事
斑駁的shì米
殘酷的愛情
唯有友情可以治愈

就算没有男朋友

某小丫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就算没有男朋友 / 某小丫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113-4957-6

I. ①就… II. ①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36415号

就算没有男朋友

著 者: 某小丫

出 版 人: 方 鸣

责任编辑: 紫 夜

装帧设计: 肖 瑶

排版制作: 刘珍珍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 字数: 220千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4957-6

定 价: 32.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068999 传 真: (010) 8206900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就 目
算 录
没 /
有 Contents
男
朋
友

Chapter 1	青春之后，锦年之前	// 001
Chapter 2	苦恋的开始，那些心事，先说给你们听	// 065
Chapter 3	伤着伤着就透了	// 081
Chapter 4	爱情使我们不寂寞，却说会幸福多久	// 113
Chapter 5	若我们都不曾做过那些蠢事	// 139
Chapter 6	想搞个one night stand，还把对方吓跑了	// 173
Chapter 7	在爱的路上拼命狂奔，华丽跌倒	// 205
Chapter 8	遇到你之前，要经历多少错的人	// 229
Chapter 9	让过去的都过去，美好的现在开始	// 251



Chapter 1



青春之后，
锦年之前

— 1.

韩文静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接了电话，韩文静张口就说：周小北，我要向你宣布一个消息。我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正襟危坐，等待光辉时刻的来临。韩文静接着说：我要变成同性恋。我说：还有吗？韩文静说：没有了，我说完了。听完之后我安下心来，长舒了一口气，只是要变成同性恋而已。上一次韩文静打电话过来宣布消息，是要跟她爸妈断绝关系，跟着一个非洲土著私奔到原始部落砍柴为生。我说：韩文静，你变不成同性恋，你还有个男朋友，叫卢川。韩文静说：我要跟他分手。我对男人是彻底失望了。我说：算了吧你，你顶多也就是个双性恋。韩文静很好奇：什么叫双性恋啊？我说：双性恋就是脱下对方裤子，不管发现什么都会感到惊喜的人。

挂了电话，我继续沉沉睡去，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被困在一个巨大的、黑暗的山洞里，山洞潮湿的四壁发着绿幽幽的光。四周围了一群蛇，也全都是绿幽幽的。那些蛇面对着我，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蜷缩在靠着山洞口的一个角落，拼命地往回缩。在我吓得

不行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条头戴王冠的大蛇，估计它就是群蛇之首。只见它喝退了那些小蛇，一副要保护我的样子。那些小蛇果然很听它的话，一个个游动着退下了。我放下心来。大蛇慢慢地滑行到我身边，姿态很优雅，它越来越近，原来是个人头蛇身的怪物，就在我舒展了一下身体想要感谢它的时候，它古怪地微笑着，对我说了句什么，还没等我回答，它突然凶相毕露，张着血盆大口就咬了我一下。这时我才看清：蛇头上竟然是樊斌的脸。

醒来之后电话像催命一样地响个不停，拿起来一看又是韩文静。她在电话里机关枪一样地叫：“你要死了周小北，都几点了你还不起床，你还睡呢，快起床啊！吃饭去！”

我看了看表，十二点半。我说：“不是已经说好了晚上给王媛过生日吗？这才几点。”韩文静又是一通乱喊：“不行了，饿死我了，你肯定也没吃饭吧，再过十五分钟下楼。”我匆忙洗脸穿衣服——韩文静最近食欲猛增，而且每次都非常急切，经常把自己搞得宛如饿鬼，把我的生活搞得宛如战场。上周我陪她去楼下的肯德基吃东西，提前说好了我不吃那些，等我坐下来之后还是惊奇地看着她端了一个桶走过来。她端坐下来，瞪了我一眼：“看什么看，最近我一个人单挑全家桶是家常便饭。”

在等她的时候我走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冰水喝了两大口，一阵寒流穿过胸腔直达小腹，整个人便清醒过来，这是我对付噩梦的唯一方法。樊斌走了这么多天，阳台上还晾着他的睡衣，蓝白格子的，有点脏了。我又找了几件衣服，把它们一股脑儿扔进了洗衣机里，然后重新回到卧室坐到床上听着洗衣机的轰鸣发呆。这个房子中，洗衣机在靠近卫生间门口的一个小空间里，然后是客厅，

穿过客厅左手边就是卧室。从前，樊斌经常从卫生间出来，抱起正在洗衣机旁边搅动衣物、满手泡沫的我直奔卧室那张大床。我坐在床上，看着憧憧人影在房间里跑来跑去，一时间眼花缭乱，恍如隔世，直到韩文静开车到楼下用尖锐的喇叭声把我唤醒。韩文静按喇叭的频率很有特点，玩儿命地按，非常不讲究社会公德。我们常开玩笑称之为九长一短、九浅一深。

在环市东一家川菜馆坐下，我给韩文静讲了我的那个梦。韩文静眼睛根本没离开过菜谱，飞快地翻，一边看一边敷衍我：“啊，你这个淫棍，蛇在梦里就代表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啊。我看你是被家里逼婚逼疯了。我妈也是，昨天又催我相亲了。哎，服务员！服务员！”

点了四菜一汤之后，韩文静的焦躁终于慢慢平息。我随口问了问：“你跟卢川又怎么了？”这下炸了锅了。韩文静刚刚被饥饿压抑的怒火重新被点了起来，开始跟我痛诉卢川的种种作为以及不作为，最后她做了一个气急败坏的总结性发言：“他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少了他我不转了似的。”我说：“你转什么啊，你又不是地球。”韩文静白了我一眼，专心攻菜。

卢川我只匆匆忙忙见过一次，挺高的，好像不怎么说话。年龄不详、职业不详、家庭背景不详。本来是韩文静在躲避她爸她妈相亲大战时临时拉过来做挡箭牌的。此人对韩文静很好，但文静经常不领情。比如，有一天韩文静晚上从家里溜出来跑去卢川家过夜，其间表现得情深意切，可圈可点，时而激情似火，时而弱柳扶风。卢川感动之下无以为报，突然想起韩文静平时特别怕蚊子，于是连觉都没睡，跟两只蚊子殊死搏斗，一直进行到早上六点多，之后遭到韩文静劈头盖脸一顿痛骂。据韩文静称，卢川当晚上蹿下跳，每隔五分钟就噤里

啪啦地乱拍一通，吵得她头痛欲裂，根本无法入睡。韩文静认为，你对我好就应该乖乖躺在那儿，以身饲“虎”，敞开了让它们咬，它们吃饱了自然就消停了。于是二人大吵一架，冷战多时。这才刚刚和好没几天。

今天吵架据说是因为卢川的不作为。为了给王媛选生日礼物，韩文静约了卢川跟她一起去花店，本来想借此机会把卢川隆重推出。卢川是个标准的球迷，晚上本来约好了跟朋友一起看场比赛，也只得推掉朋友来到花店，结果被韩文静一顿骂，因为他穿了条运动短裤。韩文静当时就怒了，觉得他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她的朋友，两人再次不欢而散。散伙儿之前卢川对韩文静说了一句忍耐已久的肺腑之言：“韩文静，你知道朋友在背后都怎么说我——卢川，你找了个小妈！”

文静出身名门，对男友的颐指气使由来已久，在她漫长的叙述中我昏昏欲睡，没办法只能点一瓶啤酒，菜上来之后她边吃边骂，说现在见到酒比见到什么都亲，说卢川没人性。我喝着喝着，突然听她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你说彭永辉今天会来吗？”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来。紧接着我想起昨天下午那个镜头，看了韩文静一眼，欲言又止。

“我昨天在商场看见彭永辉了，不过他没看见我。”终于还是没忍住，我开口了。“看见他有什么稀奇的？”韩文静一向不喜欢他。“他在珠宝柜台买东西。”我继续解释。韩文静终于停下来，露出惊奇的表情：“不是给王媛买生日礼物吧？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

我说：“嗯，可能是吧，他走后我去柜台问了一下，买的铂金项链。”韩文静放下心来：“那还不错。”我想了想，还是决定把话说完：“可是他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果然，文静扔掉那块辣子

鸡，看着我露出大惊失色又厌恶的表情，意思是，真是……那样儿吗？我冲她点了点头，她无可奈何地明白过来。我俩对视一眼，长叹一声，没有说话。“你知道我昨天梦见什么了？”片刻之后韩文静无所谓地拾起筷子，又瞄准了那盘青菜，“我梦见我们三个一起出去玩，你们俩跳楼啦。”说完她咯咯地笑起来。

2.

从我们毕业那天起，王媛就渴望彭永辉能给她过个生日。到现在我们毕业了六年，这个愿望都没能实现。六年来很多东西都变了，就连我们三个都经历了无数次分分合合，记不清一共互相绝交了多少次，可王媛对彭永辉从来没变过。每年生日我和韩文静都看着王媛无比难受地跟我们一块儿过，彭永辉则是礼到人不到。今年王媛放出狠话，如果彭永辉不来，就让他永远都别来了。可我知道她是嘴上功夫，如果女人真的有能力控制感情局面，当初她就不会选择跟彭永辉在一起。

王媛跟彭永辉认识得很偶然，当时我们还在上大学，学校搞了一个活动，拉企业出钱资助一些家境比较贫困的学生，王媛恰好是贫困学生一名，而彭永辉恰好是当中出钱的一个企业主。在一个类似于歌功颂德的答谢会上，彭永辉对王媛惊为天人，一见钟情，随后展开火热攻势。王媛则冷若冰山，不为所动，连话都不肯多说一句。唯一约出去的一次，是在天河南二路的一个酒吧，王媛除了喝咖啡和微笑，只字不言，送回宿舍之后对他说了句“再见”，把他高兴了半天。彭

永辉那股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认真劲儿和他那部崭新的奔驰房车，把我们学校当时几位待价而沽的小资美女看得眼都绿了，可王媛依然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表情。有钱人哪儿见过这个，长期的新鲜、挫折竟然让彭永辉动了真情，开始新一轮猛烈攻势。如此两年，直到王媛毕业也没追到手。就连我们都快被彭永辉感动了，问王媛到底怎么想的，她却对此事咬紧牙关，始终只字未提。毕业后，王媛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一家外企，拿着比我们都高的薪水，过着比狗都惨的日子，每天只吃泡面就榨菜，看得我们目瞪口呆：怎么一个好好的人上了班就被折磨成这样啊？韩文静恨不能打死她，但她什么都不解释，照样我行我素，跟我们逛街吃饭绝不埋单。有一次韩文静过生日，她狠了狠心，花了七元，送了套QQ秀。对自己更是吝啬无比，不管时光怎么转变，天气如何改变，永远三套衣服换着穿。半年之后，彭永辉接到了王媛的电话，约他出来坐坐。彭先生受宠若惊，兴奋得心脑血管都要爆炸了，仔细拾掇一番准备迎战。到了约定地点，一个更加让他爆炸的消息等着他：佳人是来还钱的。大学两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王媛一分不少地还给了他。

这场噩梦至此终于结束了，王媛卸下伪装，恢复正常。另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是：王媛正式成为彭永辉的女朋友。

韩文静对王媛的这一举动非常抗拒，她不止一次地骂她：“你怎么那么执迷不悟呢？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因为婚外情的精彩而执著于它的结果，再说，就彭永辉那个款农，他配得上你吗？你俩过得精彩吗？人家有女儿、有家庭、有事业，样样不缺，他能给你什么，不就是一高兴就抱起你转俩圈儿吗？”王媛答：“他什么也给不了我，就那俩圈儿都已经超出他的知识范围了。我就是喜欢他。”所

谓朋友就是这样，不管对错，既然反抗不了那就鼎力支持。何况，王媛终于招供，她从一开始就喜欢彭永辉。

五年过去了，王媛和彭永辉表面上看起来什么都没变，可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底下暗流涌动。说白了，一般意义上的婚外情无非是男人发泄过多精力和欲望的后花园，让自己更加放松的过程。一旦激情耗尽，放松就结束了，开始面临一种选择，要么保留婚姻，要么保留爱情。对于这一点彭永辉不是不纠结的，五年，几乎是一个女人全部的青春。

韩文静多次冷嘲热讽说王媛是活雷锋，给人间无偿送温暖的。可我知道王媛没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女人在动了真感情之后能做到像别人说的那样一直无条件地付出，永远无怨无悔地等待，这与理智无关。在这一点上，时间越长就越不会习惯。

_3.

吃完饭，跟韩文静去给王媛挑礼物，在车上我问她：“男人潜意识里是不是都希望有外遇？”

韩文静很鄙视我：“潜意识？那叫潜意识吗？那不是明摆着的嘛。”

韩文静只有刚刚吃饱的时候心情最好，她说完继续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怎么啦，是不是樊斌终于出轨啦？这才是符合人性的，我就说嘛，这么多年你们俩怎么好得那么不正常啊。”

在这一点上文静一直比我俩洒脱，一方面她性格干脆从不拖泥带水，另一方面她也从来不乏人追。这些年来我跟王媛都毫无建树地纠

缠于同一段感情，文静已经走马观花地换了一打男朋友。对于文静来说，激情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狗屁，至于结婚和繁衍后代就更不归她考虑了，按照她的话来说：生个儿子祸害社会，生个女儿被社会祸害。这是这么多年来仅见的她提到关于社会公德的一句话。

在天河城转了半天，文静挑了一个坤包，我选了一支眼霜，买完东西韩文静提议到她的画室坐一下，我说好。驱车来到画室，老黄早就等在那里，看到我们过来，表情夸张地迎出来：“韩大小姐，你可算回来了啊！”韩文静理都没理，径直走到里面，我冲他点了点头，他匆忙冲我一笑赶紧跟过去。老黄是做建筑的，身高168、体重168、车牌168、手机号码168。宝马两个、奔驰两个、房子两个、老婆两个。可以算是非常有钱了。但由于韩文静的父亲掌握他的生杀大权，所以他长期沦为韩大小姐的奴隶，看店、买饭、跑腿，只要文静一声令下他什么都干。即使这样韩文静还是有事没事总挤对他，要么说他土鳖，要么说他黏人，说什么他配合什么，从不顶嘴。最夸张的是有一次韩文静说他暴发户，老黄就很谦虚地说每天晚上就跟老婆在小区门口吃四块钱一碗的桂林米粉。后来韩文静告诉我们：有一天她真在路边碰到老黄和他老婆散步，随便聊了几句。他老婆说他们平时吃八毛钱一根的冰棍都AA制。那天老黄心情好，跟他老婆说，今天便宜你，我给一块，你只要给六毛就行了。

老黄为得到韩父的帮助不遗余力，任劳任怨。今天帮文静看了大半天的店，又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知道文静闺蜜生日，于是说他最近接手了一家娱乐城，餐饮唱K一条龙，他想请吃顿饭略表心意。

韩文静听完心里暗爽，但嘴上还是不饶人：“老黄，你什么意思啊，我朋友过生日没钱吃饭是吧？”

老黄一听这话感觉有戏，赶紧赔笑：“哎，一提钱可就俗了啊，韩大小姐给鄙人面子最重要，平时请都请不到，好不容易盼到你闺蜜过生日，就当一起过去热闹热闹，给我捧个场嘛。”

韩文静这才转怒为喜，勉强答应下来，老黄像领了圣旨一样，匆忙离去。

我打电话给王媛，听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明显有点不对劲，说：“你怎么了，像哭了似的。”

她说：“没什么，有点儿感冒。”

“不严重吧？”

“在家休息了半天，好多了。”

我也没多问，说：“那你收拾一下吧！我们等下去接你。”到王媛家的时候她已经等在楼下，一上车我们就看到她脖子上那条铂金链子，一看就是彭永辉送的。我跟文静对视一眼，文静一脸的难以名状，我脱口而出：“彭永辉今天不来啦？”

王媛说：“来啊，怎么了？”

我说：“礼物都提前送了。”王媛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也不喜欢戴这些真金白银的，他非得送。”韩文静冷冷地哼一句：“我还以为他又临阵脱逃呢。”王媛立刻反驳：“你们别把他想成那样，这次不会了，他说今晚来。”王媛说完摸了摸项链，露出少有的受重视的甜蜜表情。韩文静一看气就上来了，我伸手掐了她一下，她活生生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忍得咬牙切齿，满脸通红。其实过个生日本来不重要，可世事如棋，一不小心这个日子就变成了王媛多年来持之以恆的伤心日。倒霉之处在于，王媛虽比彭永辉的太太小一轮，却跟她一天生日，每年的这一天，王媛孤苦伶仃地幻想着对面高朋满座，暗

骂自己活该倒霉，最终眼泪倒流，一声不吭。

老黄就是老黄，连饭店名字都带有浓郁的老黄风格：钻石夜总会。老黄见到文静赶紧热情地亲自迎过来：“稀客啊，稀客，赶紧，楼上请。”

由于文静的面子，我们被安排到一个套间，老黄生怕韩大小姐不满意：“你们请坐，请坐，今天晚上文静赏我面子，一切消费算我的，千万别跟我客气，一定要玩好。你们easy，easy啊。”

韩文静指了指旁边的位置，对老黄说：“你也坐下。”

老黄受宠若惊，招呼服务员送上精美小吃、各种酒水，又安排了一位部长点菜，陪我们一起坐下，嘴里还在客气：“来，各位女士，别客气啊，千万要给我面子，Please，Please。”

老黄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在他的语言上，他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十分惊人。他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粤语，可是他偏偏爱现。英语就不用说了，他会的单词包括yes、no和ok在内不会超过十个，再说粤语，他把广东话里的“招租”说成“招招”或者是“租租”，把“区庄立交桥”说成“区庄来高潮”，把“小姐”说成“小贼”，把“唔该晒”说成“扑街仔”，而且都不是故意的。就这样的一个弱智，在儿子出生后，信誓旦旦地要用英语和粤语对儿子进行双语教育。

韩文静拿着菜单边让部长写菜边问他：“老黄啊，你儿子双语培训搞得怎么样了？”他含笑不语。韩文静那股劲儿上来了，又开始调侃他：“比如，我们现在在喝酒，用英语怎么说啊？”

神色严肃的老黄端着杯子，憋了半天憋出一个单词：“Drink？”我跟王媛忍笑都快忍出内伤了。韩文静接着问他：“那整句怎么说啊？”老黄微笑着看着我们，好像有点儿不好意思，最终以一种不确

定的口气试探着说：“Cheap？”

这一下谁也没忍住，直接让我们当场笑翻了，王媛都要笑吐了。韩文静笑了半天，试探着问：“你是不是想说——cheers？”我们都很为老黄的儿子小黄担心，他爸英语说得像粤语，粤语说得像英语，普通话稍微好一点，绝大部分成语都认识，但都是乱来的，例如“衣冠教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南”等这些都是他的专利，不胜枚举。最出色的一次，老黄看到韩文静的一张照片，是在成都杜甫草堂拍的，他硬是把人家的“三义堂”读成了“三叉堂”。不过只要有老黄在的地方永远都不会冷场。吃过几顿饭以后我们都深知老黄的风格，两杯酒下去老黄从商场谈到战场，四杯酒下去又从战场绕到情场，八杯酒下去就下道了，天下熙熙，皆为日来，天下攘攘，皆为日往。老黄谁都不怕，唯独怕韩文静，韩文静只要一个眼神过去，不管他在说什么，不管说得多high，都可以戛然而止，绝不恋战。

菜点得差不多，老黄也识趣，站起来告诉部长每人再加一份甜品，又转过头来对我们说：“你们看，她就是爱取笑我。你们坐啊，我去招呼一下老同学。你们玩好，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千万别客气。文静，你照顾好你的两位朋友啊。”

部长客气几句走出去了，出门的一刹那我注意到她想笑又不敢笑，憋得脸都绿了。

菜上得很快，没过一会儿就全部上齐了，连蛋糕都给准备好了。韩文静催王媛说：“彭永辉怎么还不来啊，你给他打个电话。”

王媛点了点头，拿出电话打了半天，说：“无人接听，等一会儿吧。”

又过了半小时，菜都快凉了，王媛忍不住了，借着去洗手间的工夫又打了一通电话，再进来时脸色铁青。我和文静大惊，异口同声地

问：“怎么了？！”

王媛说：“他关机了。”韩文静咬着牙振臂一挥：“不等了！我们开吃！”

4.

席间彭永辉被韩文静骂得狗血淋头，骂完了彭永辉又骂王媛。韩文静说：“这个畜生，他能给你什么？最烦这种说到做不到的，你也是犯贱，找什么样儿的找不到非得跟他？”

我说：“算了，文静，今天王媛生日咱说点开心的。”王媛突然开口说：“小北，你别拦她，你让她说吧，早该有个人把我骂醒了。”王媛话音刚落，韩文静大喊一声：“对！我看你也该醒醒了，什么婚姻破裂了，夫妻感情没了，放屁呢他！这么多年了他连个生日都没给你过，你还心存幻想呢，告诉你吧，婚内出轨的我见多了，没彭永辉这么猥琐的。我看他简直就是罕见的幸福婚姻了，应该颁发个模范丈夫奖章给他。就你脖子上那条项链，要我早甩他脸上了，你也不嫌……”

韩文静说到这里意识到说漏了嘴，赶紧刹住，再看王媛，一脸煞白。

王媛朝我看了看，我跟文静对视一眼，都没吱声。王媛问：“项链怎么了？你俩都知道就瞒着我，是吧？”

还是没人搭腔。停了半天，王媛默默把项链从脖子上解下来放在面前，看上去很冷静，边解边说：“我一上车看到你俩那眼神就知道这项链不对劲了，不说算了。”